

中西文学 与文化论稿

中国文学与文化卷

杜萌若/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西文学 与文化论稿

中国文学与文化卷

杜萌若/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张政文、杜荫若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4

ISBN 7-207-05909-4

I. 中… II. 张…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
国家—文集②比较文学—中国、西方—文集

IV. ①G04-53②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636 号

责任编辑: 张黎明

封面设计: 于克广

中西文学与文化论稿

Zhongxi Wenxue Yu Wenhua Lunliao

张政文 杜荫若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mcbs@yeah. net

排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3

字 数 560 千

版 次 2003

书 号 ISBN 7-207-05909-4/I·797

|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7.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思 辨 篇

- “清”复义说…………… 张安祖 杜萌若(3)
- “文章不朽”说的人生价值内涵
 及双重价值指向…………… 王少良(18)
- 试析《文心雕龙·原道》篇的
 论“文”主旨…………… 王少良(32)
- 风骨与风格…………… 王少良(42)
- “建安风骨”的原始意义…………… 王少良(51)
- “兼济”与“独善”…………… 张安祖(59)
- 错位…………… 杜萌若(68)
- 时间度量中的红学…………… 杜桂萍 张政文(96)

解 读 篇

- 论郭元振其人其诗…………… 张安祖(115)
- 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义蕴…………… 张安祖(125)
- 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 张安祖(136)
- 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新探索…………… 张安祖(150)
- 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 张安祖(165)
- 白居易《新乐府》简论…………… 张安祖(175)
- 外容闲暇中心苦 似是而非谁得知…………… 张安祖(182)

略论杜牧会昌诗作的特点	张安祖(193)
从《郡斋独酌》看杜牧的古诗成就	张安祖(204)
《三国演义》中的文士心态初探	吴光正(210)
生命意识的浮沉	吴光正(221)
历史的盲点	吴光正(229)
从良考验	胡元翎 吴光正(240)
《红楼梦》前五回宗教文化义蕴解读	吴光正(249)
晚清艳情小说绪论	吴光正(270)
穷而后幻: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心态	吴光正(286)

考 证 篇

王维生年小考	张安祖(301)
杜诗《月夜》钱注发微	杜萌若(305)
《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 说考论	张安祖 杜萌若(311)
韩愈“古文”含义辨析	张安祖(310)
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	张安祖(324)
《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非皮日休所作	张安祖(334)
说话家数考辨补正	吴光正(338)
金翅鸟入华考	杜萌若(349)
张果老故事考论	吴光正(353)
《封神演义》哪吒莲花化身故事考源	杜萌若(370)

中国文学与文化卷



思辨篇

“清”复义说

张安祖 杜萌若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清”是一个具有多层面丰富义蕴的核心审美概念,实用语境中的“清”的义项构成有着异常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各个义蕴层面或者同形异质、貌合神离,或者复合叠加、一体涵融。对于汉语语词的“复义”现象,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作出了精辟的阐发:

“象曰:革,水火相息”;《注》:“变之所生,生于不合者也,息者,生变之谓也”,《正义》:“燥湿殊性,不可共处,若其共处,必相侵剋,既相侵剋,其变乃生。”按王弼、孔颖达说“息”字,兼“生变”与“侵剋”两义。《汉书·艺文志》论诸子十家曰:“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正《易》语之的话。^[1]

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2]。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清”的概念复义性问题尚未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关注,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概念范畴界定的含混与错乱,使得现有关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脉络的历史描述建立在了极不牢靠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必须重新找到正确的理论起点,细致耐心地进行基本概念的澄清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清”的概念的义蕴来源。

《说文·水部》:“清,朧也,澄水之貌。”从文字形义学的角度分析,“清”的最基本的鲜明澄澈的含义引申于水,《山海经·西山经》“丹木五岁,五色乃清”郭璞注:“言光鲜也”,《世说新语》中习见的“日月清朗”、“冰清之姿”、“清心玉映”诸语中“清”的所指均为这层含义。

相对而言,引申于气的“清”的概念与诸多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密切相关,具有多重义蕴,含义较为复杂。“太清”一词在汉晋文献中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含义,这一现象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清”的概念复义性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淮南子·本经训》:“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这种“太清”说可以与同书《原道训》中的相关论述联类比证:“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真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溯其渊源,显然是与《老子》“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抱朴子·杂应》:“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刚,能胜人也。”这种“太清”说与《淮南子·本经训》“太清”说的区别在于强调了“太清之中,其气甚刚”的特点。

《抱朴子·畅玄》:“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沦大幽而下沈,凌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又《塞难》:“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这是“太清之中,其气甚刚”之说的同书本证,“清”者为“金石不能比其刚”的“升而动”之气,“浊”者为“湛露不能等其柔”的“降而静”之气,而自然元气“清刚”与“浊柔”剖判对立的观念则与《易传》的概念范畴密切

相关。

《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坤”即阴阳两仪，二者在先秦以降的元气理论中表现为“清阳”与“浊阴”的对立范畴。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淮南子·天文训》：“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说文·土部》：“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抱朴子·杂应》的“太清”说就是从“清阳为天”的方面取义的。《易·文言》：“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王弼注：“九，刚直之物，唯乾体能用之，用纯刚以观天，天则可见矣。”“清阳”、“纯刚”与“守清道而抱雌节”是“太清”二说含义分别的关键所在。

《老子》中“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的刚柔之辨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老子的贵柔就是崇尚阴柔美。敏泽的观点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共识：“由于他受殷文化中重阴、重母性的思想影响，他所取于‘自然’以为范式者，只是‘自然’之中一个方面的现象，即阴柔方面的现象，或对这种现象的主观理解。”^{〔3〕}这种观点的错误根源在于概念范畴对应上的错乱，事实上，《老子》中的雌雄、母子、牝牡同阴阳并不是同一义蕴层面上的概念范畴。

《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很明显，“知雄守雌”与“知子守母”的所指是一致的，而“天下母”实际上就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先天地生”的“道”是万物之根本：“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第十六章）与“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牝常以静胜牡”（第六十一章）

等说法联系起来看,《老子》中的“牝”、“母”、“雌”等概念所表示的均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的太初原始境界。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牝”、“母”、“雌”属于“营魄抱一”、“专气致柔”(第十章)的“道生一”的概念范畴,必然不能等同于“一生二”之后衍生出的“阴”的概念,与之相应的“柔弱”也无疑不能被解释为阴柔的意思。

《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老子》中的“牝”、“母”、“雌”大体上相当于《易传》中的“太极”。《文选》卷三十四曹植《七启》:“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李善注引《春秋纬说题辞》曰:“元清气以为天,浑沌无形体。”又引宋均注曰:“言元气之初如此也,浑沌未分也,言气在《易》为元、在《老》为道,义不殊也。”《淮南子·本经训》所谓“太清之始”正是就浑沌无形体的“自然元气”而言的。

班固《典引篇》:“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煜煜,有沉而奥,有浮而清。”(《后汉书·班固传》引)《抱朴子·杂应》所谓“太清之中,其气甚刚”显然是指二仪剖判而成的清阳之气。

张衡的自然哲学论文《灵宪》极为清晰地揭示出了“清”的概念的这两层义蕴:“太素之前,幽遣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补注引)《广雅·释天》:“太初,气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者为万物。”我们发现,在汉魏之际的元气理论中,“清浊”这对概念范畴实际上也存在着双重义蕴层面,第一层面上的“清浊”义蕴有“精”、“形”之别,但同为“太始”阴阳未剖的混成之物。《春秋繁露·通国身》:“气

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清”即精纯,“浊”是驳杂不纯的意思,二者之间的褒贬抑扬色彩比较鲜明。第二层面上的“清浊”义蕴是从天地分离、阴阳剖判的方面立论的,具有刚柔强弱因素的对比。

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浊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清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袁准《才性论》:“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这两处例证中的“清浊”所表示的都是第一层面的义蕴。《抱朴子·尚博》:“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这里的“清浊”显然表示第二层面的义蕴。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对“清”的概念的使用往往在其鲜明澄澈的基本含义基础上复合了引申于气的其他概念义蕴。由于与气相关的“清”的概念有多重义蕴,因此辨析“清”在具体语境中的义蕴来源便自然成了我们首要而基本的任务。

二

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的有关注释和说明在“清浊”和“刚柔”两对概念范畴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4〕这种看法是否符合曹丕的原意呢?

《典论·论文》:“应璩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曹丕对举这两种风格类型,语气上未存任何褒贬抑扬色彩,应该是将二者都列入气清的范畴的,然而,“和而不壮”却很难与阳刚之气联系在一起。曹丕《槐赋》:“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天清和而温润,气恬

淡以安治。”这里的“清和”、“恬淡”无疑正是“和而不壮”之的话。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从“气之清者为精”的义蕴层面对《典论·论文》之“清”提出了新的解释:“‘清’即清和之气。《人物志》说:‘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九征》)阴阳之精即阴阳清和之气,禀阴阳清和之气而生者则聪明;阴阳清和之气又称平淡之气或恬淡之气。”^[5]这种观点在思路上是正确的,但是把“清”局限于清和恬淡之气则又无法涵括“壮而不密”的风格类型,显然有失偏颇。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明了:“曹丕论及徐干、刘桢、孔融等人的不同情性,谁属于清气之所生,谁属于浊气之所施,他都未加以说明。从他的评点看,似只论情性之特点,无关乎情性之好恶。对此,或可理解为均为清气中之不同类型。”^[6]曹丕认为“建安七子”在体裁及创作风格方面互有短长,但是都可以划入“人之清者为贤”的行列,他所说的“清”并不标示审美趣味的刚柔取向。

《文选》卷四十二曹丕《与吴质书》:“公干逸气,但未遒耳……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李善注:“气弱谓之体弱。”尽管曹丕对王粲禀气羸弱的特点持批评态度,但与《抱朴子·尚博》“清浊”与“强弱”范畴对应的情况不同,在曹丕看来,王粲的“气弱”与刘桢的“未遒”及徐干的“时有齐气”(《典论·论文》)一样,都是在气清的大前提下所存在的偏失。《典论·论文》所谓“清浊”不是从阴阳刚柔的角度立论的,与《抱朴子·尚博》的“清浊”论貌同心异,气之强弱并不构成决定气之清浊的必要条件。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的观点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流行的“常识性”共识:“从曹丕的批评徐干‘时有齐气’和王粲‘体弱’、应瑒‘不壮’以及赞美刘桢‘壮’、‘有逸

气’看来,他崇尚的是壮大有力的风格。”^[7]这种似是而非的推论的错误根源仍在于概念范畴对应上的错乱。曹丕“气之清浊有体”说之“清”取“气之清者为精”的含义,如果将其理解成轻清阳刚之气,当然是南辕北辙、去真弥远了。

三

与轻清阳刚之气含义相关的“清”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及文艺批评的风骨论中有最典型的体现。

《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又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轻议》:“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注引《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风骨清举”义同于“高爽有风力”,“清”与“爽”都兼包骨气洞达与澄明朗澈的义蕴,同“肉鸭”般缺乏风骨的状态形成鲜明比照。

徐复观指出,魏晋人物品藻中常用的“骨”字,“都是形容某一由一种清刚的性格,形成其清刚而有力感的形相之美,当时即把用在人伦鉴识上面的转用到文学艺术上面,《文心雕龙·风骨篇》之骨亦由此而来”。^[8]

《文心雕龙·风骨》: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刘勰的“风骨”论会通了“清”的多重义项,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清”的复义性用法。下面,我们将逐层剖析“风骨”论中“清”的概念内涵构成因素。

“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说法把孟子的“养气”说与《易传》的“阴阳刚柔”说融为一炉。《孟子·公孙丑上》:“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易·大畜·彖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二者均为阳刚之气。

“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典出《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征鸟厉疾。”孔颖达《正义》：“征鸟谓鹰隼之属也，时杀气盛极，故鹰隼之属，取鸟捷疾严猛也。”所谓“杀气盛极”是指秋冬肃杀之气。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与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秋，阳始于春……所好之风出，则为暖气而有生于俗；所恶之风出，则为清气而有杀于俗。”四时节气意义上和泽阳春与爽气高秋的阴阳与刚柔的范畴对应往往同天地乾坤阳刚阴柔的组合相背反。《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心雕龙·物色》：“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钟嵘《诗品》评刘桢诗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与《文心雕龙·风骨》中“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的描述形容可以联类比证，这里的“气”并不是阳刚之气，而是“阴律凝”的秋冬肃杀之气。

刘勰抓住了清阳之气与清秋之气刚健的共性而加以扬弃，融合成“风清骨峻”的风格论，这里所说的“清”兼包澄明、阳刚、劲爽等多重含义。

《庄子·刻意》：“水之性，不杂则清。”“清”即澄明，是单一义项的用法，《文心雕龙·宗经》“风清而不杂”一语则与《风骨》的“风清骨峻”含义相通，“清”的用法具有复义性，联系上下文语境来看，内证是比较确凿的：

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

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昭明有融”和“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构成了“风清而不杂”“辉光”与“刚健”的复合义蕴。

《文心雕龙·体性》:“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郭绍虞认为“气有刚柔”“即是后人所说的阳刚阴柔之美”,^[9]但是考察上下文,与“刚柔”相并列的“庸俊”“浅深”“雅郑”都是褒贬立场非常明确的对立范畴,刘勰扬刚抑柔的审美取向至为明晰。《檄移》:“故其植义颉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气乃力也”(《论衡·儒增》),“气盛”则“刚健”,“刚健”则“风清”,“风清”即蕴含着力量的轻清阳刚之气。《封禅》:“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可见,刘勰所谓“柔”就是“风末力寡”的意思,不是指阴柔之美。

王运熙、杨明对刘勰,“风骨”论的理解也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常识性”共识:“《风骨》所谓‘风清骨峻’、‘文明以健’,清、明是指风,峻、健是指骨,^[10]这种观点显然忽略了‘风骨’论中‘清’的概念气中包力的内涵。蒋寅撰写的《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一文更加肯定地认为“‘清’是与‘浑厚’相对的一种审美趣味”、“清直接给人的感觉就是弱”,^[11]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是极其严重的。

宗白华对于魏晋美学中“清”的概念复义性问题有着直觉式的体认:“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晋人之美,美在神韵(人称王羲之的字韵高千古)……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力就是美。”^[12]由

于缺乏深入细致的概念构成解析工作，宗白华的表述形式不免给人以突兀、生硬之感，但他深刻的洞见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研究“清”的概念复义性问题的宝贵指南。

四

在《文心雕龙·风骨》之外出现的“清峻”一词于同出其他语境下往往也有不同于“风清骨峻”的义蕴，情况相当复杂，有必要加以深入辨析。

《文心雕龙·时序》：

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选遒，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晋简文帝是玄风大畅之际积极的预流者，《晋书·简文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尤善玄言”的评价与《时序》“微言精理，函满玄席”的描述可以相互印证，但是，如何理解“清虚寡欲”与“渊乎清峻”的关系呢？

《世说·文学》：“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简文帝所称许的许询五言诗就是“《诗》、《骚》之体尽矣”的玄言诗。

《诗品》评王济、杜预、孙绰、许询四家诗曰：“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爱泊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诗品序》总括了永嘉玄言诗风与“建安风力”尖锐对立的情况：“永嘉时，贵黄、老，稍尚